

洽),也是一位水墨山水画大家。唐朱景玄《唐朝名画录》记:“王墨者,不知何许人,亦不知其名,善泼墨画山水,时人故谓之王墨。多游江湖间,常画山水松石杂树,性多疏野,好酒,凡欲画图障,先饮醺酣之后,即以墨泼,或笑或吟,脚蹙手抹,或挥或扫,或淡或墨,随其形状,为山、为石、为云、为水,应手随意,倏若造化。图出云霞,染成风雨,宛若神巧,俯观不见其墨污之迹,皆谓奇异也。”《历代名画记》载:“画松石山水,虽乏高奇,流俗亦好。醉后以头髻取墨,抵于绢画。”根据这些记载,王默的“泼墨法”是以“头髻取墨”泼于绢素上,“脚蹙手抹”,即手足并用地晕开水墨,再辅以运笔挥扫,从而达到“不见墨污之迹”和“自然天成,倏若造化”的妙趣,其表现手法亦很奇特。

师事王默的有项容、顾生。项容,据《宣和画谱》记:“善画山水,师事王默,作松峰泉石图,笔法枯硬,而少温润,故昔之评画者讥其顽涩。然挺持巉绝,亦自是一家。”五代荆浩《笔法记》评述:“项容山人树石顽涩,棱角无随。用墨独得玄门,用笔全无其骨。然于放逸,不失真元气象。”说明王默亦善用墨,笔法却差,故画史有“吴道子山水有笔而无墨,项容山水有墨而无笔”之说^⑥。顾生,据《历代名画记》载:“顾生乃其(王默)弟子耳。”他在泼墨和泼彩画法上的探索也别出心裁,奇异怪诞,据唐封演《封氏闻见记》描述:“大历中,吴士姓顾,以画山水历抵诸侯之门,每画先贴绢数十幅于地,乃研墨汁及调诸彩色各贮一器,使数十人吹角击鼓,百人齐声喊叫,顾子着棉袄锦缠头,饮酒半酣,绕绢帖走一余匝,取墨汁摊写于绢上,次写诸色,乃以长巾一,一头覆于所写之处,使人坐压,已执巾角而曳之,四环既遍,然后以笔墨随势开决,为峰峦岛屿之状。……夫画者淡雅之事,今顾子瞋目鼓噪,有战之象,其画之妙者乎!”

唐代倡兴水墨画之际,为充分发挥水墨

的晕渗、沁润作用,以达到“水晕墨章”的效果,采用了许多手法。但由于材质的局限,当时尚未生产出极富渗透性的生宣,又没有普遍使用纸张,作画材料主要用绢,毛笔也多用硬毫甚至带心的有心笔,而未使用吸水性强的软毫,因此在表现手段和方式方法上出现了不少离奇怪诞的现象。即使比较正规的“泼墨法”,也在笔墨之外辅以其它材质,一般是将墨泼于绢上后,主要借助手、足、袖、布来加以晕染,而细尖硬毫笔或小笔只起点簇、烘染等补充作用,水与墨的自然沁润效果也不强。应该说当时的水墨技法尚未臻成熟,故画史对唐代水墨技法的评价并不高,如张彦远在《历代名画记》中即曰:“山水家有泼墨,亦不谓之画,不堪仿效。”然而,于“无法”之际寻求“法”,难免会产生逾越常规之举和幼稚可笑之法,但法度、规矩正是在此过程中生发、形成的。由古比今,当今对现代水墨画的种种出格的探索和实验,也是可以理解的,甚至可视为必经的一个阶段。

二 水墨画的成熟

五代、两宋是水墨画成熟时期,水墨山水已蔚成流派,墨法也被提到重要位置。五代荆浩在《笔法记》中谈到:“笔以立其形质,墨以分其阴阳,山水悉从笔墨而成。”将墨与笔列于并重位置,还认为“墨者高低晕淡,品物浅深,文采自然,似非因笔。”指出墨还具有不依附笔的相对独立性质。北宋郭熙在《林泉高致》中进一步总结了诸多运墨法,如淡墨、浓墨、焦墨、宿墨、退墨、埃墨、青黛和墨等。在创作实践中,笔墨并重或以墨法为主的水墨山水画也代有名家。

1. 北宋三大家

号称“北宋三大家”的董源、李成、范宽,在墨法上各有建树。